

青春岁月 八级工

□许双福 文/图

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工人们都有级别的区分。根据技术能力，不管是钳工、车工、电焊工，还是铣工、刨工等工种，都是从学徒工开始，从一级循序渐进，最高到八级。一个工人能到八级工的技术级别，已经是相当有成就感了。

1978年底，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，15岁的我刚好高中毕业，我们家搬到了西安通信学院。像我这样的高中毕业生，部队里还有很多，又赶上知识青年集中返城，部队干部的子女中也有不少回城青年。为了能让我们这些待业青年有事可做，消除干部的后顾之忧，部队决定，将我们招进学院的实习工厂。我被分配到了钳工组，开始学徒。

说是工厂，其实除了我们这些军队干部子女，我们的师傅和厂长都是现役军人。厂里把我们分别编成了钳工、车工、电焊工、铣工、刨工组，集中学习半年，主修课是《机械制图》。开学典礼上，政委作了讲话：“我希望你们好好学习，努力做到八级工。不要让你的父母丢脸，你们也会因此感到自豪。”我就



在想，自己何时能达到八级工的水准，到那时我该是什么样子。

半年时间过去了，经过理论考核，我们进入车间上台操作。一千多平方米的车间，工作台就跟教室里的课桌一样，有序地排列着。主任给我们每个人安排了工作台，并告诉我们，从此，这个工作台就是你自己专用的，每天下班后将自己的工作台擦拭干净，工具要摆放有序，不得相互串用。

我们的学徒是从用钢锯锯钢板开始的。当时主任规定，学徒工不得使用切割机和打磨机。起初的几个里，我几乎每天要弄

断十几根钢锯条，无论多大的钢件都得用钢锯锯、锉刀锉，一天干下来，是腰酸背痛，晚上还得在总结会上为断掉的十几根钢锯条找原因做检查。虽然如此，想想未来的八级工，心中依然充满着无限的憧憬。

世事难料，1979年年底，我背着父母报名参军。也许从小生长在军营里，渴望自己有一天跟父亲一样身着绿军装，经过一番的体检和政审，我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，来到了西北边陲。进入部队后，因自小在部队里成长，我对部队的生活一点不陌

生，很快便融入其中。此时，对八级工的梦想似乎淡化了许多，新的梦想油然而生，脑海里总是出现拿破仑的那句名言：“不想当将军的士兵，不是好兵。”当将军的梦不敢做，却时时想打出神枪手、神投手、神炮手，这些都是步兵所向往和要付出百般的努力，真功夫的体现。

一年冬天，我正在靶场上为新兵报靶。此时，文书跑过来，说是团里来人考核射击，连长让我过去，我连忙跑回连部操场。其他班排也挑选了几位，我定神一看，都是枪法好的。我们来到训练场，装填子弹，一声令下，面对目标跃进，运动中分别采用卧姿、跪姿、立姿对突然出现的胸环靶、头靶、半身靶出枪射击，规定每块靶标只能射击两枪。等参加考核的战友全部打完，我们列队回连部，行进中，我问考核的干部，如果我成了神枪手，是不是跟工人的八级工差不多？这位干部想了想回答道：“你还别说，真是差不多。”

不久，全团集结，团长亲自为我们这些神枪手、神炮手、神投手颁发证书，佩戴了大红花。

八级工、神枪手风马牛不相及，我却把他们串到了一块。日后的工作与八级工和神枪手相差很远，却又时时怀念。人生就是这样，儿时的梦想很真切，很简单，很淳朴，又极其的天真，这些梦想又随着岁月和环境的变化在改变，甚至变得面目全非，支离破碎，却又在内心深处埋藏着，时常想起，恍如昨日。

工友情怀



“学生”的水果

□张希合 文/图

2008年春节，给我们送礼物的人中，78岁的张左贵令我很感动。

张左贵是河北兴隆的退休教师，他带来的礼物全部是自己种的，有苹果、梨、红果，还有向日葵籽。张左贵背着大包小包，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找到我家，这让我和老伴很不落忍！

张左贵说：“要说不落忍的应该是我，没有你们当初对我的帮助，我能当教师吗？所以，吃水不能忘了挖井人。”

1977年，我和妻子许会丛在兴隆县跑马场中心校工作，我任校长，妻子教高中语文。张左贵初中毕业，是一名民办教师，教初中尖子班语文。因为张左贵教古文比较吃力，他就不断向许会丛请教，现买现卖。虽然张左贵的古文底子差，但语文课教的却不错。因此，我组织了张左贵的公开课，而且请兴隆县教育局和教研室主任来听，这使张左贵出了名，不久就转为公办教师了。张左贵因为这事儿，一直念念不忘我和老伴对他的好。

临走时，张左贵还邀请我们去他们那里旧地重游，我和老伴都答应了。

图片故事



旁边的菜市场新华书店、人民照相馆、自行车商店一起被拆迁。从此，再也看不到这个可爱的小黑猴了。

几十年岁月沧桑，我对这两家黑猴儿百货店，始终割舍不掉心中的深刻记忆和深厚感情。退休了，我决心找回心中的黑猴儿。听说，首都博物馆有京城拆迁后的遗存，便拖着重度骨关节炎的右腿，从北城连续倒三次公交，来博物馆探寻。从展览大厅到办公的展览部、保管部，未见黑猴儿，却打听到一条线索。顺着这条线索，我来到崇外天阔金百投资公司。对老字号的热爱和执着感动了一位副总，无偿送给我一张珍贵的照片，正是当年鲜鱼口黑猴儿百货店的木质黑猴儿。

我是如此的愉悦和激动，因为我不仅看到心目中老字号商店的招牌，翻开一个尘封的故事，更勾起一段耳熟能详的“念旧”记忆，仿佛又闻到老北京的味儿。遗憾的是几年过去，鲜鱼口黑猴儿百货店仍然没有开张。我期望着，何时黑猴儿百货店能重新回到京城，用它独有的风貌和特色，在众多老字号商店中再现风采。

两个黑猴儿百货店的记忆

□何果 文/图

两个黑猴儿百货店，一个在前门鲜鱼口，一个在宣武门外菜市场口。对于我这个70多岁的老北京人来说，那是我儿时的记忆，是脑子里历史痕迹的遗存。几十年过去，我心里依然对它们有一种怀念，一种牵挂。

先说鲜鱼口黑猴儿百货店。2011年5月，有着570多年历史的鲜鱼口重新开张，我和老伴欣然前往，看到两间门脸儿的黑猴儿百货店门口贴着告示，即将重张迎客，我非常高兴。告示说，“创始人杨小泉当年从山西来京，因为有一手做毡靴、毡帽的好手艺，就在鲜鱼口里开了一家自产自销的小毡帽店。他养了一只红眼睛的小黑猴，机灵乖巧，很通人性。白天在店里帮主人拿取商品，晚上帮着看家。由于养猴出了名，人们就管这家店叫黑猴儿帽店。因为手艺好，料实工精，买卖越做越旺。除了毡靴毡帽，也卖各种服装、百货、生活日用

品。最有名的是衣服扣子，针头线脑儿等小百货，在京城百姓中有很好的口碑。后来这只黑猴年老死了，主人为招揽生意，就请人仿照黑猴的模样，雕了个木制黑猴儿，摆在门前，成为这家商店的招牌”。当时因为还没开张，只见告示，未见黑猴儿。

我小时候，曾跟着大人去过这家百货店，一次是去前门大街亿兆百货店买毛线，顺便去它那配扣子，还有一次是去大众剧场听评戏《刘巧儿》，散戏后下雨，跑到该店买了一把油布雨伞。当时我家住在菜市场，离前面大街比较远，交通也不方便，所以去的次数并不多，印象中顾客挤挤攘攘，买卖很是兴隆。

再说菜市场西有条烂漫胡同，胡同北口也有家黑猴儿百货店，门口有一座铁铸的黑猴儿，模样煞是可爱。我家住教子胡同，和烂漫胡同只隔着一条西砖胡同，走路几分钟就到，所以去

那儿买东西就不计其数了。小店只有一间门脸儿，但各种百货、日用品，针头线脑儿的一应俱全。我在这儿给奶奶买过腿带儿，给爸爸买过耳套儿，还买过自己的力士球鞋，以及牙粉、蛤蚧油，盘香，打过雪花膏。这家百货店在菜市场一带的老百姓中很有名，人们不知商店的正式名称叫什么，但一提黑猴儿店，没有不知道的。而且买不买东西，都愿过来看看小黑猴儿，摸摸猴脑袋，日久天长竟把猴头儿摸得锃亮。

1993年，两广大街拓宽马路，波及这家黑猴儿百货店，连同

家庭相册



姐儿仨

□祝有爱 文/图

这是我们姐妹三人的第一张合影，照片中左边的是我大姐，中间的是比我小两岁的妹妹。

小时候，我们姐妹三人有时会因为一点小事而吵架，比如父母的分工不合理什么的。不过，吵归吵，闹归闹，过后还是嘻嘻哈哈。我们三人每天睡在一张床上，经常畅谈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景。

1985年下半年，姐姐就要结婚嫁人了，以后就不会天天在家里见面了，我们姐妹三人商定去照相馆留个合影。当时乡镇也没有照相馆，我们要跑到市里才能照相。那天，我们早早地起了床，步行20多里路到了市里。到了城里，我们顺利地找到一家照相馆，这是我们第一次对着相机留下灿烂的笑脸，三姐妹青春容颜永远定格在镜头里。

30年过去了，那天在箱底翻出了老照片，姐妹三人在家时的情景又一幕幕的浮现在我的眼前。姐妹之间的情谊，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改变而改变。

征稿启事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开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

均可，800字左右。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开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

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
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